和田情缘

■邓玉姣

国防纪事

“天山雪峰巍峨屹立，塔克拉玛干大漠广袤神秘。塔里木河映着年轻的脸庞，玉龙喀什河让人着迷。和田与我们，已血脉相连……”一曲悠扬的《情系和田》，让我沉浸于幸福的回忆。身为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援疆医疗队（以下简称“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和同事们已经在和田县人民医院对口帮扶5个月。点滴记忆，伴着歌声荡漾心间。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2022年5月8日，我们一行9人，在领队丁益强副主任的带领下，顺利抵达和田。19时许，走出机场，天空依旧透亮，阳光耀眼，空气里泛着些许燥热。

经历了方舱板房里单调规律的隔离生活，适应了南疆的干旱荒漠性气候，习惯了馕饼和烤牛羊肉的饮食，熟悉了老院区及新院区帮扶科室的医疗情况，我们便着手规划重点帮扶的具体步骤。

8月8日，和田县人民医院外二科的病房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这是57岁的音乐家阿卜都脑部肿瘤手术后的第5天。他弹起心爱的都塔尔（维吾尔族的传统弹弦乐器），美妙的旋律在指间流转。一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动人心弦，引来掌声不断。

援疆医疗队主任医师陈晓雷，是阿卜都的主刀医生。听着悦耳悠扬的琴声，陈晓雷心情激动：“这是我少年时喜爱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虽听过无数遍，但今天是头一次听都塔尔演奏，非常动听！”其实，动听，不仅因为这是第一次听到都塔尔演奏乐曲，更因为这美妙的旋律是从术后5天的患者指间拨弹而出。

阿卜都的求医历程充满坎坷。他的肿瘤生长在左侧大脑半球（优势半球）深部脑室内，大小约3.2cm × 3.2cm，且已出现头痛、头晕等症状数月。阿卜都去省城求医，被告知手术风险高，术后不能再弹琴，还可能出现偏瘫等并发症。因担心“开大刀”后影响大脑功能和弹琴技艺，阿卜都一直犹豫不决，陷入两难境地：没有都塔尔的他和没有他的都塔尔，都将黯淡无光。阿卜都的家人四处打听，终于得知擅长神经内窥镜微创手术和脑肿瘤显微手术的陈晓雷，正在和田县人民医院对口帮扶，便慕名前来。陈晓雷仔细查看病情资料，详细询问患者病史，耐心讲解可采取的治疗方式及效果。“微创”两个字，仿佛一束光，照亮阿卜都难以抉择的内心。

8月3日，陈晓雷给阿卜都做了电磁导航辅助微创脑部肿瘤切除术。仅用3个小时，经过直径仅为2.3cm的骨孔，将阿卜都脑深部的肿瘤完全切除。术后，阿卜都恢复良好。第5天，他弹奏出动听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因为我们用蓬勃的青春和崇高的信仰浇灌它。有时，万事不只有取和舍，还有双赢——阿卜都弹奏心爱的都塔尔，病房里的每一张面庞都笑容灿烂。

与死神的较量没有彩排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和田，我们与死神的较量从来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分秒必争、生命攸关的硬仗，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没有人比手术台上的医生更希望患者活着”，这句话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

“剧烈胸痛2小时，持续不缓解，大汗淋漓……”随着救护车鸣笛声由远及近，一场和死神的较量拉开序幕。一名29岁的男性患者，被紧急送至和田县人民医院。年轻的生命，上一秒还喜笑颜开，下一秒就被死神扼住了“咽喉”。

援疆医疗队副主任医师钱赓，快速明确诊断患者为急性前壁心肌梗死，迅速开启危急重症救治绿色通道。患者刚被送入心内科导管室，病情急转直下，出现室颤，意识丧失。钱赓立即给予电除颤。待患者恢复窦性心律，抢时间实施急诊冠状动脉造影术+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术中，多次发生室颤。此时的患者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其风险程度和手术难度，用“生死关头，命悬一线”来形容，并不为过。

手术台上，患者的生命被死神攥在手心。钱赓和心内科的医护们，竭尽全力从死神手中抢救他。历经40分钟，顺利开通阻塞的冠状动脉前降支血管，患者的室颤不再发作，胸痛症状明显缓解，年轻的生命得以成功延续！

得知抢救成功的喜讯，手术室外的患者父母、妻儿止住哭泣，紧紧拥抱在一起。挂着眼泪的笑脸，无言述说着劫后余生的感激。手术室里，钱赓紧绷的状态得以放松，露出欣慰的笑容。这一抹笑容，无声祝福着年轻患者的新生、一个家庭幸福的延续。

沙阿姨的幸福新生活

走路似脚踩棉花，无法正常低头、转头，常年双上肢严重麻木伴放射痛。这样的生活，年过50岁的沙阿姨已忍受了近5年。热敷、贴膏药等一系列治疗措施均未见效。病痛日复一日的折磨，让沙阿姨苦不堪言。

援疆医疗队的到来，让沙阿姨看到了希望。副主任医师王天昊考虑沙阿姨的症状为严重颈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所致，因长期保守治疗无效，建议颈椎前路手术治疗。沙阿姨难以忍受病痛的折磨，又担心手术风险。王天昊耐心向她和家人讲解手术情况。“在和田，能有解放军专家帮我治病，是我的福报。”沙阿姨放下心理包袱，决定手术治疗。

入院、术前检查、术前讨论等有序进行，骨科的医护人员也很兴奋能在和田县人民医院开展颈椎前路手术：解剖结构复杂，存在血管、神经等重要结构，且术野小，为骨科高风险高难度的术式。沙阿姨幸运地成为手术的受益者——术后当日上肢疼痛、麻木症状明显缓解，第2日可下地活动，第4日顺利出院。

立竿见影的手术效果和恢复速度，让沙阿姨及和田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都惊叹高超医疗技术的神奇。回顾近5年忍受病痛的日日夜夜，沙阿姨眼眶泛红，感动落泪：“人民军医给了我新生活！”

是的，解除病痛、恢复健康，就是幸福的新生活。随着援疆医疗队的到来，看病远、看病难不再是压在和田百姓心头的大山。

荒漠里生长出绿意

“来疆为什么，在疆干什么，离疆留什么”，是每一位援疆人的“灵魂三问”。在对口帮扶超声科的珍贵时光里，我思考着，规划着，用行动践行这张答卷。

在了解和熟悉科室情况的过程中，很难想象县级医院从未经过超声医学系统教育和实践培训的他们，如何把繁杂的各系统超声工作拿下。他们给我看记录知识点的小本本，给我看曾经遇到的超声病例的报告照片，给我讲述从事超声工作的经历……我深切地理解了“未经他人苦，怎知他人难”，亦深刻地感受到责任担当。

除开设“超声周课堂”系列讲座外，我们还规范各亚专业超声模板、新增超声检查项目、开展超声报告质量点评、讲解会诊病例诊断思路、完善超声申请单注意事项告知，“配对”操作演练、“手把手”操作指导、“一对一”科研思维培养，致力于超声医疗质量和专业能力的提升。

很快，阿迪莱医生第一次完成了下肢动脉超声检查，麦尔哈巴医生能扫查出肠套叠的典型超声征象，古海尔尼沙医生学习整理每一份超声报告的点评意见，阿提开木医生学会了制作室间隔缺损超声诊断的PPT，努尔比亚医生勇敢地上台汇报肾脏疾病超声诊断，齐润医生认真收集科研病例的资料，阿提开姆医生耐心进行问卷调查……

援疆医疗队走在前方，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是我们的大后方。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中心领导、科室主任定期了解帮扶情况，从医疗仪器、耗材、药品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沟通、协调和安排各项事宜，促进帮扶工作高效率、高质量、高标准开展。

虽然与当地部分百姓语言不通，但从诚挚的眼神、恳切的目光中，我能体会他们被病痛折磨的痛苦、对生命和健康的渴望。虽然我们这批援疆医疗队的帮扶时间只有半年，已然将自己视为新的和田人，关心医院发展，牵挂百姓健康。

身在和田，真正感受到遮天蔽日的沙尘的威力。但正如歌中所唱“我看见荒漠里生长出绿意”，一切都在创造更好的未来。我想起新学会的一句维吾尔语——亚克西，汉语意思是“很好，特别棒”。此刻，我想说：和田的明天，亚克西！

世相一笔

想你的时候云知道

■王明洪

哨所的营房离天很近，离喧嚣很远。

哨所的主人是两个兵。一个下士，一个二级上士。二级上士是班长，下士是他唯一的兵。班长缄默、稳重、寡言少语，下士活泼、开朗、生机勃勃。下士对班长颇有微词：老气横秋，没有情调。班长对下士也是嗤之以鼻：华而不实，难成大器。

闲暇时间，下士喜欢坐在哨所的山坡上看山、看云，脑海里满是诗情画意。班长静下心来爱写日记，写哨所的山、哨所的云。看着远处巍巍群山，下士声情并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班长把注意力从瞭望镜的景象里移开，一本正经地怼道：“还有执勤和站岗！”说完，又把精力聚焦在瞭望镜上。下士噘噘嘴，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心里小声嘀咕：“大煞风景。”

第一次休假回来，下士恋爱了，常常对着一张女孩的照片傻笑。班长轻轻凑近，下士警觉收起。班长摇摇头：“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留下这句话后，悄然走开。下士对着班长的背影，做了个鬼脸。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下士爱躺在山坡上对着天上的白云发呆。白云是流动的，是天空的使者，哨所的白云肯定能飘到家乡去，把思恋带给她——下士固执地认为。“你这是怎么了？地上凉，别躺太久！”班长的关切，打断了下士的思路。“云知道！”下士看也不看班长一眼，随口答道。云知道，想她的时候云知道，下士坚信。他把想对她说的话，对着蓝天、对着白云诉说，希望它们能把那些话带给她听。他知道她一定听得见。因为很多次在梦里，他看到她听到那些情话后羞红了脸颊。

班长第一次知道下士的恋爱对象名叫兰兰，是在一个月色如水的晚上。那晚，下士还是没有忍住，把自己不算秘密的秘密拿出来和班长分享。“班长，你看这是我的女朋友，感觉咋样？”下士掏出照片，小心翼翼递给班长，焦急地等待回复。班长接过照片端详，女孩亭亭玉立，明眸皓齿，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很漂亮！”班长脱口而出。下士乐开了花，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可他不死心：“你是摸着良心说的？”“千真万确！否则，灯灭我灭。”班长信誓旦旦。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室内一片漆黑。班长一时脸色惨白，紧张地说不出话来。原来，这是下士的恶作剧。下士开怀大笑：“班长，电又跳闸了。”“刚才说的话不算数！”班长怒气冲冲补充道。其实，下士发现班长也不是那么令人讨厌，班长发现下士也有可爱的一面。

“班长，我决定下次休假回去就向她表白。”下士喃喃自语。“我看这事准成。”班长鼓励道。下士高兴地几乎跳起来：“真的吗？”“我从不说假话。”班长语气坚定。下士不再言语，看着远处的山脉和白云，眼神里充满渴望，满心欢喜计划着下次休假的打算。可他终究没有等来下次的假期。

下士牺牲前的那个下午，是班长来哨所3年遇到的最恶劣的天气。中午还是晴空万里，刚吃过午饭就乌云密布，转眼间便是暴风骤雨。天地间一片昏暗，狂风似乎要把整个世界撕碎，暴雨几乎要把整个青云山吞没。眼看大风要把信号塔吹折，班长心急如焚。他忙穿上雨具，正要出去抢修，被下士拦住：“班长，我去！”“我是班长，我去！”“我年轻，身体素质棒。还是我去。”班长还没反应过来，下士就冲向屋外。修复接近尾声，下士一脸得意，向班长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可接下来的一幕，班长一生都无法忘记。下士正要离开时，被信号塔上吹落的铁器击中头部，殷红的血瞬间在班长眼前扩散……

下士牺牲后的第5天，那个叫兰兰的女孩来到哨所。兰兰婀娜多姿，美得像一片云。班长在心里悄悄对下士说：“你小子艳福不浅啊！”一边说着，他的眼角渗出泪花来。“班长，我想一个人去他的坟前看看。”兰兰一双如水的大眼睛看着班长。班长把她领到坟前，默默离开。兰兰在下士坟前待了整整一个下午，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或许只有山间的微风和天上的白云知道。太阳落山前，兰兰哽咽着离开了哨所。目送她离去的背影渐渐融入天际，就像一片远去的云朵匆匆消散在暮霭里，班长的心止不住滴血。

不久，哨所分来一个列兵。列兵爱说爱笑，爱跳爱闹，让班长仿佛看到下士的影子。列兵也喜欢躺在哨所的山坡上看山、看云。这时，班长嘟嘟嘴，本想说句“地上凉，别躺太久”，可又把到嘴边的话生生咽了回去。他也顺势并排躺在列兵身边，看看天，看看云，沉默不语。看着看着，他忍不住热泪盈眶。列兵一脸茫然：“班长，你这是怎么了？”他答非所问：“云知道。”

短笛新韵

退去的潮水

■缪志刚

三十年前
一朵从小溪奔来的浪花
伴着嘹亮的军号
与操着各地方言的兄弟
蜿蜒汇入大江大河

我们撞过许多礁石
被烈日炙烤
被严寒冰冻
从万丈悬崖摔得粉碎
更被爱紧紧锤打
炼成坚硬的骨头
楔进深情的土地
挺拔成山
阻挡寒风袭来

时光的缆绳系着浪花
跃过季节的海岸
呐喊、血汗和时光
雷鸣、硝烟和叮咛
如今深情折叠
封存进岁月与头颅
贴上一枚叫永远的邮票
随季风洄游

潮水敛起翅膀
凝成绿色透亮的琥珀
千军万马的奔腾
魂牵梦萦的营盘
强军报国的理想
在万家灯火和心脏深处闪亮
永不冬眠

如果战争恶魔来临
集结号再次吹响
这暂退的滚烫潮水
迅速卷起更猛烈的浪花
扑向那来犯的敌人

朵朵洁白如梨花绽放
那是对祖国
对火热军营
最赤诚的告白

彩虹桥·彩虹门

■乔秀清

一瓣心香

出了村，朝西南方向走，穿过两个村庄便到了6公里外的角邱古镇。在我看来，小时候经常往返的这条乡间小路，是横跨平原的一座彩虹桥，桥上留下我童年斑驳的足印。

20世纪50年代末，父亲被选派到角邱新华书店工作。此后，那里让我心驰神往。千年古镇、街边的书店、店里的父亲，若是多日不见，心里便空落落的。去了，见了，总是流连忘返。

初次光临角邱古镇，我还是个刚满11岁的孩子，正读小学五年级。那是个礼拜天，恰逢集日，古镇甚是热闹。街道两旁的小摊上，有卖烧饼、油饼、肉包子的，还有卖芝麻糖、花生米、葵花籽、糖葫芦的。父亲知道我是班里数一数二的优秀生，也是一个馋嘴的毛孩子，拉着我的手，到街上要给我买好吃的。

父亲问我：“你想吃啥，爹给你买。”我回答：“爹，我什么也不想吃。我想买一本书。”“哦，乖儿子，要买什么书？”“《苦菜花》。有同学读过，说可好哩。”“咱书店里有。除了《苦菜花》，还有《林海雪原》《烈火金钢》《红旗谱》《黎明的河边》《战斗的青春》，小说真不少。先买一本看，看完了再买。走，咱们回书店。”父亲的话暖心窝，我高兴地蹦了起来。

我跟随父亲，踏进角邱新华书店的门槛。出乎意料的是，这小得不能再小的书店，只有两间低矮简陋的屋子。外间屋靠墙壁的书架上摆满各类图书，里间屋是父亲的卧室。父亲告诉我，书店虽小，但每天顾客络绎不绝。每逢节假日，人们更是蜂拥而至，简直要把小店挤垮。来者多半是小学生和中学生，买书的是少数，多数是站着翻书看，因为衣兜里没揣多少钱。

那天中午，父亲在书店亲手为我做了炸酱面，并为我买了一本《苦菜花》，用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然后送我踏上归程。没想到，途中遇到暴雨。我怀揣那本《苦菜花》，行进在白茫茫的雨雾中。天，灰沉沉的；路，朦胧难寻；雨，倾泻而下。我全身湿淋淋的，只有塑料布包裹的那本《苦菜花》在怀中安然无损。黄昏时分，我终于到家，随便扒拉了几口晚饭，便在小油灯下读《苦菜花》直到深夜。

翌日中午，我放学回家。母亲正在做饭，让我拉风箱。我坐在一个木凳上，把《苦菜花》放在膝盖上，一边拉风箱一边看书。没承想，大铁锅的油突然着火了。母亲骂我“书痴”。既然惹祸了，我能说什么呢？其实，母亲是最支持我读书的人。我炕头红漆柜橱上的小油灯，灯油都是母亲灌进去的，玫瑰花瓣似的灯光夜夜闪亮。

是的，那时的我真成了书痴。父亲一本接一本地给我送书。那一本本飘着书香的小说，沁心润肺。我心灵的天空霍然出现了彩虹，那是我最初的文学之梦。从初中到高中，我都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作文被屡屡作为范文展示。

坦率地讲，我是抱着当魏巍、刘白羽、孙犁那样的作家的念想报名参军的。1964年冬，正在河北深县（今深州市）读高中的我被批准参军。临别时，我给父母朗诵了高中语文老师徐家良赠送我的一首诗：“是雄鹰，抖开健翅；是骏马，放开四蹄；是好汉，把卫国的重担挑起。风风雨雨，洗掉书生气；雷雷电电，炼成军人体；刀刀枪枪，化作诗篇漫天飞！”

奔赴新兵集结地那天，在抗战期间担任村妇救会主任的母亲，迎着飘飞的雪花送我到村口，站在土堤上久久不肯离去。我回望时，她已变成了雪人。父亲从角邱新华书店特地赶来为我送行，骑自行车载我驶过20公里雪路，把我送到新兵集结地。暮色降临，父亲欲踏上归程，望着我戛然无语，竟呜呜哭了。我对父亲说：“爹，放心吧！我到部队一定好好干，不会给父母丢脸。”父亲啊父亲，抗战期间担任村青年抗日先锋队主任，出生入死都没哭过。如今儿子参军远离家乡，他禁不住泪流满面。

母爱如海，博大深厚，我一生报答不完。父爱如山，巍峨雄伟，不但为我遮风挡雨，而且让我站在高山之巅，触摸天空七色彩虹。我觉得，父亲为我搭起一座求知的彩虹之桥，让我站在桥上看到了远处的风景；父亲引领我走进文学的彩虹之门，让我看到了五彩斑斓的世界。

几十年军旅生涯，我在时间的夹缝中坚持文学创作。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忍受着颈椎病带来的痛苦，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在文学的崎岖山路上攀登。我觉得，在文学的园地里，我是一株花色并不俏丽的苦菜花，在故乡的田野里生根发芽开花。这株苦菜花是父亲亲手栽的呀！

去年夏天，我和爱人一起回到故乡，特地到角邱寻觅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小书店。外甥开车陪我们一同前往。自从参军远离故乡，我已经半个多世纪没来过这个坐落在冀中平原的古镇。到达古镇时，天空下起小雨，透过车窗玻璃，依稀看见古镇街巷的风貌。儿时记忆里那些简陋平房看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宽敞漂亮的砖瓦房子，时而可见矗立在雨幕中的高楼，古镇已完全变了模样。父亲供职的那个小书店旧址上，建起阔绰的新房。

雨停了，我下车站在小书店旧址前寻觅着，思考着，巴不得将流逝的时光拽回来，让往日的情景重现眼前。这时，听见外甥喊：“舅舅，快看，天上出彩虹啦！”

我举目远望，凌空飞驾在平原上的彩虹之桥，美丽壮观。天幕下敞开的彩虹之门，深邃宏大。彩虹桥和彩虹门，使我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含苞待放（油画）

徐宜超作